

蒋介石的曾孙，蒋孝勇的儿子蒋友柏，出生于1976年，他在中国文化世界中的出现，是一个传说，是一个美梦成真的童话。这是阳春白雪的政治、文化定义。

而在流行世界里，他是帅哥型男，是年轻的董事长，是白马王子。这是下里巴人的满目印象。

蒋家后代眼中的“台湾这些年”

5月份，大陆推出第一部蒋友柏传记《悬崖边的贵族》。该书无疑是一本蒋家后代眼中的“台湾这些年”。30年间，台湾发生了怎样的变迁？蒋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？对于蒋友柏而言，历史课本上的伟人就是他的家人，近现代史就是他的家史。要了解蒋家的历史流变，就要读蒋友柏，要了解台湾30年的变迁，还要读蒋友柏。

该书透露诸多鲜为人知的蒋家历史、台湾历史。比如晚年蒋经国用生命推进台湾的全面改革；蒋经国去世后台湾政客之间的争权夺利；蒋孝勇举家移居海外的真正原因；反蒋潮、去蒋化给蒋家人带来的影响和冲击；宋美龄为什么晚年离开台湾一去不复返；蒋孝勇和宋美龄的临终告白……

除了台湾历史，该书也有一半篇幅来叙述蒋友柏个人的历史，包括他的创业、爱情、婚姻家庭等等。该书是台湾历史和精英传记的结合篇。

大家都习惯称蒋友柏为“蒋氏第四代”，但蒋友柏表示自己首先要“去蒋化”，抛弃残留的政治贵族利益，从零开始去开创新天地，要当自己的“蒋家第一代”。

书中讲到，宋美龄觉得蒋友柏这孩子内向，在女孩子面前比较拘束，怕小曾孙不解男女之情，就亲自指导他如何来追女孩子。比如和女孩子聊个天喝个茶，送女孩子手帕啦，怎么写情书啦……宋美龄可能不知道其实蒋友柏“以最保守估计，只要他看上的女孩子，大约两三个星期就会追到手”。

蒋友柏和林姮怡相识在朋友的聚会上，清纯可爱的林姮怡让蒋友柏一见钟情，经过整整一年的追求，蒋友柏终于和林姮怡结婚。在林姮怡眼里，蒋友柏不是腐败没落的贵族，而是痴情的王子。

繁华落尽，才华显现

蒋友柏，有着英俊的面庞，高挑结实的身板，温文尔雅的谦气气质，再结合显赫的身世，使他夺人眼球，一直是台湾的热门公众人物。

有媒体经过民意调查后把他列为“台湾女生最想拥抱的男人”、“全台湾30岁以上女性最想谈恋爱的对象”、“职场中最具代表的型男”……

他的形象是如此光彩四射，但是显赫的家世并没有让他自居高傲，从而在政界中或商海中大树底下好乘凉。

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浮华背后的他，目前带给喧嚣大众更多的只是作为俊男的娱乐效应。他白手起家投身商业，一手打造起自己的“橙果设计公司”。

名门之后的蒋友柏，经历了蒋家从辉煌跌入落魄的骤变，他毫无惋惜和怨言，每当他听到人们对其家族统治的控诉和骂声时，他居然能不为自家辩解、粉饰，而是从容顺着反对者的声音去追寻历史真相，看到威权下的人们所经历的屈辱和不幸时，他更是暗暗流泪，觉得家族愧对历史，他还赞同一定程度的“去蒋化”。

邓丽君的嗓音、琼瑶的言情剧、金庸的武侠是蒋友柏的童年最爱，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、《龙的传人》、《橄榄树》、《捉泥鳅》等歌谣同样让蒋友



蒋友柏

日前，《悬崖边的贵族》一书出版。“蒋氏第四代”由于外形帅气、家世显赫而长期成为台湾媒体的宠儿，然而此前媒体对他的报道都只是浮光掠影，该书则以全景式的描述将整个真实的蒋家历史、台湾历史展现在大陆读者面前。

蒋家王朝的另一种表达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陈祥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 二〇一〇年五月
《悬崖边的贵族》周为筠

柏和窗外的人们一样如痴如醉。可是那些让他津津乐道的歌词，很多都带有政治不正确，于是“四面楚歌是洋人的剑”被改为“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”，“小毛的哥哥带他去捉泥鳅”被改成“小牛的哥哥带他去捉泥鳅”。解禁之后，作为歌迷的小蒋才能和众人一样获得了真相。

蒋友柏5岁时进入奎山小学，从幼儿园到小学、中学一条龙，此地虽不是教会学校，却是以基督教教育为根基来培养学生的品格。

同时，家教和学校教育都重视国学，这给蒋友柏打下了扎实的国语水平。

之后在加拿大以及美国纽约大学商业管理系的求学生活经历，就此奠定了一个人的教育底色，蒋友柏是幸运的。

所以，尽管他一度在美国因为经商小有成功而声色犬马、挥霍无度，但一结婚便转身告别过去的浪子生涯，成为一个规规矩矩的模范丈夫，这是有底子在的。

蒋友柏和他的时代

出生于1971年的台湾音乐人马世芳，是这样回忆两蒋时代的读书生涯，“每天对校门口的‘伟人’铜像投以轻蔑的眼神，且一面揣想风起云涌的1960年代该是什么模样。”

热卖书《我们台湾这些年》的作者，生于1977年的廖信忠回忆解禁前的岁月，蒋介石的身后形象是如何被官方精心又强力维护的。小学时要背“蒋公遗嘱”，音乐课要学唱“蒋公纪念歌”，当每次老师提到蒋介石或孙中山的名字时，大家都要坐正或立正以示尊敬，尤其是“进到学校里见到蒋介石铜像都要鞠躬躬才继续走，而且不能走过之后朝着蒋介石的屁股敬礼，否则会被骂的。”

时值蒋经国去世，有人说：“新的‘蒋总统’怎么不姓蒋了？那以后要叫什么‘总统’？李‘蒋总统’吧？”廖信忠追忆往事，在哭笑不得的真实中证实了蒋氏家族至高权威的矗立，在普通人的灵魂深处是怎么样的。

也许，对于很大一部分台湾民众而言，回忆解禁前的岁月是一场单纯幼稚的怀旧，怀念逝去的生活和亲人，两蒋政治的一切印象，都是模糊不失温馨的。但对于先知先觉的叛逆者们而言，那是一段沉闷到近乎窒息的时光，空气中无处不弥散着政治恐怖的气氛。

无需“愿来世不复生于帝王之家”

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宋国皇族刘子鸾，被登基的同父异母兄弟勒令自杀，只因为父王当年曾有意替换王储。刘子鸾死前留遗言：“愿来世不复生于帝王之家。”这样的悲剧，比王朝更迭更要频繁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作为王孙贵族阵营中的一员，要么是大富大贵高高在上，要么是败落到连卑微生存的权力都被褫夺干净，而且无常的世事使得两种极端境遇时常交融。

民主社会给了所有人应得的自由，那是生而有之的，人人有权免于恐惧，免于奴役、免于匮乏。

权力是一个社会的公共产品，并不增添个人的价值。蒋氏家族从权贵走向平民化，褪去权力带来的虚幻光环与魅泽，此一过程正与社会文明的现代化民主化相对应。

《悬崖边的贵族》一书轻装上阵，踌躇满志，又恬静怡然。人们称呼蒋友柏是蒋氏第四代，他却自豪宣称要做蒋家第一代，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新一代，家族的荣耀仅仅是作为一种精神上的传统，不是资源，也不是累赘。

读书札记

神的孩子都跳舞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赵瑜

孤独感，每一个故事，都铺满了孤独感。哪怕是温暖的《夏日里的最后一天》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被麦克尤恩的繁华的叙事用词击中，将正在阅读的《与橱中人的对话》停下来。作为一个小说的爱好者，我被麦克尤恩的这种饱满感激怒了。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才华，不论是想象力还是语言，都那么饱满。

然而，翻一下余华的推荐，又或者作品的简介，便可以知道，麦克尤恩出版这部《最初的爱情和最后的仪式》时只有27岁。27岁，多么青春啊。这个年纪，正是浓郁表达的最好时机，对自己的以后有多种方向的设计，阅读麦克尤恩的这部小说集，我们的确看到了不同的方向。

《家庭制造》描述一个对日常生活背叛的少年，尽管这部小说的主题落在了少年对性的好奇，但大量的情节都关注一个孩子在被规范的成长中，时时想背叛现实生活的冲动。叙述者麦克尤恩，不时将自己的真实想法放到那个冒犯生活的少年人身上，又不时地将被规范后的自己的想法放在孩子的对面。成长意味着将本来可能真实的逻辑模糊，慢慢进入庸常生活的秩序中。



《最初的爱情和最后的仪式》伊恩·麦克尤恩著，潘帕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二〇一〇年二月

我最喜欢《夏日里的最后一天》，这也是全书最为温暖的故事。尽管故事的结局让人悲伤，但故事的行进中，麦克尤恩第一次用欢喜的表情靠近日常生活，觉得生活中的孤独感可以被温暖的他者所消解。

麦克尤恩的舞蹈总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，这缘自他独特的视角。《蝴蝶》是一个平淡的故事，一个被社会漠视的人，无法排遣掉潜藏在内心里的孤独感，他厌倦自己的现状，他不能容忍这种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疏离感，试图融化一下自己。然而，却成了杀人犯。这篇小说几乎不承担文学以外的身份和道德，麦克尤恩将视角停在杀人者本人，阅读完这个杀人的故事，你会感觉到一股难以言说的孤独感。

《与橱中人的对话》是我分三次阅读的。看完以后，我陷入自己悲伤的过往中。

生活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无数个令人自卑甚至无力的片断。这些片断被麦克尤恩全部抓住，拼凑在一起，便成了这篇小说。

这个小说的构思精巧无比，一个弱智的孩子，到了17岁还只有几岁孩子的智商。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弱智是自己的错误，而是归罪于母亲。然而，很快我们便发现，事情并不是这样。孩子确是个弱智。然而，这个弱智的孩子在18岁以后遇到了一个大困难，那就是，他必须为母亲的幸福出走，母亲有了新的恋人。

故事的展开从此开始，一个弱智的孩子在社会上，他会遇到什么样的境遇呢，随便都可以预测到，他会遇到悲伤。作为一个阅读者，我对这悲伤的到来充满了期待，我相信麦克尤恩的叙事能力，然而，仍然被他的文本击中，我甚至在阅读中打开了自己的内心，我知道，小说中的人物距离现实中衣着光鲜的我很远，但我依然看到内心里藏着的另一个我。

这种打开让我孤独，不是同情小说中的人物，而是同情自己的过往。这真不是矫情，而是真诚地融化。

孤独感，是麦克尤恩在30岁之前遇到的前所未有的难题。他用不同的角度来刻摹这些内心感受。他笔下的孩子差不多都是被他从生活中挑选出来的另类，这些孩子有着智慧和狡黠。他们或者成为蝴蝶，飞走了，或者成为河流里的鱼，游远了。

这真让人悲伤。